布什家族的宠儿

我们书中的主人公，美国第 43 届总统小布什出生于一个美国的豪贵家族，他的曾祖父是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领袖和美国商会的创始人。他的曾祖父名叫塞缪尔·布什，他在 19 世纪下半叶，从约州搬到了俄亥俄，并最终在哥伦布市场外风景如画的拜克斯雷盖起了一栋豪宅。

另外，作为克利夫兰的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他在当年的赫伯特·胡佛总统面前可是说一不二。证据之一就是胡佛总统曾专门任命他进入萧条时期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商业和失业救济问题”。塞缪尔先生，不仅是伯克利钢铁铸造公司的总裁，而且爱好体育运动，是俄亥俄州伯克利大学橄榄球运动的先驱。

塞缪尔的独生子普雷斯科特——小布什的祖父出生 1895 年，并在拜克斯雷的豪宅中长大，随后乘船东去罗德艾兰州的新港就读圣乔治预科学校。普雷斯科特考入耶鲁大学并成为棒球和橄榄球队的选手。

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是一个优秀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后来创纪录地囊括了一圈全美高级锦标赛的冠军。他的耶鲁同学们，包括秘密社团骷髅与白骨社的伙伴在内，都对他惊人的记名字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嗓门特别大，听起来好像他从小就在深井底下和地上的人讲话似的。普雷斯科特·布什还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合唱队里无可取代的领唱和耶鲁空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魏芬普夫重唱组的第二男低音。

作为康涅狄格国民警卫队的成员，他特别想参加 1916 年德克萨斯——墨西哥边境地区的战斗。最后他总算是如愿以偿地被任命为指挥一支野战炮兵分队的陆军上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坐船去了法国前线。

战后，他按部就班地将注意力投向了华尔街，并成了他继父的投资机构的一名合伙人。在很多年里，普雷斯科特也一直都是普登氏保险、泛美航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翠色工业的董事会里的决策者。

1919 年夏天，普雷斯科特宣布他与多萝西·沃克订婚。多萝西·沃克的先祖曾于 17 世纪定居马里兰，但后代子孙们，却移居圣路易斯并发展成为能够垄断美国谷物生意势力。乔治·赫伯特·沃克，小布什的外曾祖父，后来参与共同创立了布朗兄弟哈里曼——华尔街历史上资格最老、规模最大的私人投资机构。他还是个深谋远虑的政治顾问，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一次私下会晤的时候，与其他 11 个人共同力劝纽约州长福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谋求总统职位。纽约人都说，你很容易从乔治·赫伯特·沃克在曼哈顿的住址上看出他的权势，他住在一个叫高墙的街上，住在一个叫萨顿的地方。

据说他曾要求多萝西和他的其他孩子都必须成为优秀的运动员。并且沃克家族最终还以他们家族的名字命名了沃克杯，它被认为是颇具权威性的国际高尔夫球赛事之一。沃克家族在体育方面的兴趣促使他们投资或创建并经营了麦迪逊花园广场，拜尔蒙特田径运动，以及后来的纽约麦茨棒球俱乐部。

除了对政治、华尔街和体育的兴趣之外，沃克家族还按着自己的兴趣花钱在马里兰州的肯耐邦克波特，沿着岩石海岸线建造了一栋海边别墅。与此同时，沃克家族发展了纽约长岛上的一处房地产，另外还在南卡罗来纳靠近斯耐灵的地方建了一

处占地 10000 英亩的邓肯南种植园作为休养地。每年沃克家族的人、朋友和仆人们都要坐满整整一趟私人专列旅行到这个种植园去度假。

1921 年，多萝西·沃克和普雷斯科特·布什——小布什的祖父母在肯耐邦克波特的圣安教堂举行了婚礼，在几十年间，布什一沃克家的子孙们也相继都在这家教堂举行了婚礼。这对夫妇最后定居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还在一栋有八间卧室，三层楼高，并拥有仆人、厨子和一道蜿蜒的园林小径的游廊美宅里养育了五个孩子。

在大萧条的那些年，通常是由他们绰号“呆瓜”的家庭司机把孩子们送到格林威治村的走读学校之后，再由他开车把普雷斯科特送到火车站，开始他一天的行程的。一到了华尔街，普雷斯科特就变成了一个精明的大人物。他有一张圆滚滚的脸，面部松垂以至于被亲友们戏称为酷似格雷·库柏。他身高 6 英尺 4 英寸，体重却竟有 250 磅之多。每次他称体重的时候，简直是对磅秤的一种折磨。他站着的时候有一点些许的驼背，而他的手指却有些长得令人惊讶，看起来简直像是一丛摇摇晃晃的有生命的橡树枝。

普雷斯科特和他的妻子多萝西致力于把一种自由竞争的观念灌输给他们的孩子——乔治、小普雷斯科特、乔纳森、威廉或者叫“巴基”和南希。多萝西·沃克被儿媳巴巴拉·布什誉为“最具有进取精神和生命活力的人”。正是在她严厉的监管和积极的鼓动下，这个家庭总是热衷于马拉松式的运动、挑战和其它竞赛。

“听我说，我们家族的中间姓氏是‘运动’。我们已经习惯于做争夺锦标的事了。各种各样只要你想得出的各国的竞赛，从帕奇戏到赌筹码到钓鱼或者是辛卡姆趣味清洁工。”多萝西的独生子小普雷斯科特·布什如是说。多少年来，在布什一沃

克家族里，永远进行着一系列无休止的比赛，有时这一切被概括地称作“永远争第一”。一个往常被争论不休的统计数据表为家庭中的每一个子女、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在从赛跑到掷马蹄铁的每一件事中的专长都排定了坐次。

普雷斯科特·布什喜欢孩子，他要让他的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完成每一项可以想得到的运动，但他却从不为此增加他们的负担，他们的父亲对此并不狂热，所以多萝西只能私下督促孩子们赶上去，以免由于孩子们的退步让他烦恼。多萝西的姐妹玛丽·沃克回忆说，在家里，在夏季别墅里，在火车上，普雷斯科特总是那么充满朝气。有时他在布朗兄弟哈曼的办公室里的举止还表现得有点咄咄逼人。他从 1931 年起就已经是那里的合伙人了。他喜欢精确、简洁和有责任感，外加进餐时穿夹克打领带。他的外表经常一丝不苟，正经八百地，显得很威严，有时还有点霸道。他的儿子小普雷斯科特说：“我父亲是个非常强有力的大人物……还有不少东方商人的那种派头。”而乔纳森却回忆说：“他有一种迷人的能力让小孩子们俯首贴耳。没人敢当着普雷斯科特·布什捣乱。不瞒你说，他挺能镇得住人的。”

很多年后，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普雷斯科特的孙子，新近被选为佛罗里达州长的杰布（小布什的弟弟）在缅怀他的祖父时评论道：“他是个严厉的、正派的人。”事实上，他还会在餐桌上提议“我要你们称呼我‘参议员’”。

普雷斯科特·布什的第二个儿子小布什的父亲乔治，长的削瘦而敏捷，是以他受人尊敬的外祖父乔治·赫伯特·沃克命名的，他被送进全美最好的预科学校——马萨诸塞州安道尔的菲利普斯学院。他毕业于 1942 年，而后这位 18 岁的年轻人马上就加入了海军。关于他的战斗机驾驶员生涯的故事，关于他的 58 次任务，已经被人们多次提到，以至于它们几乎变成了一

堆老调重谈，但他那被定格的瞬间仍然是不同凡响的一刻：在一次对日本东南的邦宁群岛的空袭中被防空炮火击落后，在海上被潜艇救起，为此被授予卓越飞行十字勋章。

返回康涅狄格郊外的家后，他进入耶鲁大学，踏上了与他的父亲和兄长——小普雷斯科特相同的路，轻而易举就混进了从全美最为煊赫的家族和私立预科学院中选拔出的清一色的男性组成的集体。

像他的父亲一样，波比也是一个狂想的超级运动健将。他也在校棒球队打一垒，是球技出众的明星兼队长。他主修经济学，是成立于 1776 年的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荣誉组织——斐贝塔—卡帕联谊会的成员，以及各种荣誉组织的成员，还是黑人学院联合基金会的推动募捐者。他在很长时期内还是德尔塔、卡帕、艾普西龙大学生联谊会的分会主席。并且，像他父亲一样，他曾被指定加入骷髅与白骨社。

这是一个排外的、由 15 名成员组成的耶鲁秘密组织，它起源于已消逝的 19 世纪德国上流社会。会员们在一间三面封闭，邻街的一面没有窗户的阴森森、冷冰冰的大房间里秘密集会。房间里塞满了小饰物、骷髅头、黄铜蜡烛台、发黄的旧书和从英国大学以前的社团、俱乐部里淘换来的烂兮兮的皮椅子。会员们只要听到陌生人说出“骷髅与白骨”这句暗号，就必须从他们所在的房子里撤身。而会员们也被绝对禁止在与其他不是会员的人的交谈过程中提到这个词。有的时候，他们按要求向站在一旁的密友讲述自己最隐秘的性经历。这可不是布什家族或沃克家族的传统，他们也是绝不可能习惯于这一切的。

公开的自我剖析，公开的自我表达，在布什一沃克家族里总是被严加阻止的。“它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这不只是我们不愿谈……这对我们来说很不自在，因为，嗯，我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的说法能代表我们家族所有人的想法，引入、采取，或转而使用这种表达方式，这简直像是要我们把自己的肠肠肚肚扒出来给人看。”一天，杰布·布什用一种缓慢的语调说道，“我们从小就是以根本不同的一种方式养大的……因此我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种让人难过的事。”

1941年，乔治·布什和芭芭拉·皮尔斯在格林威治的图形希尔乡村俱乐部举行圣诞舞会上相识。定期举行的草坪聚会，整洁斯文，已经成了流行社区的称呼布什一沃克家族的同义语。

皮尔斯当时住在纽约州日蔼市附近，有教养而亭亭玉立，是举止高雅的麦考出版公司总裁之女，还是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四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的嫡系后裔。所以这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的一对。乔治·布什是个不知疲倦而又感情丰富的正派青年，与欧洲王室颇有渊源，算起来还是伊丽莎白，就是后来的英格兰女王的第十三个堂（表）兄弟。芭芭拉·皮尔斯还是初次进入社交界。她生于曼哈顿，在南卡罗来纳州爱世豪精修学校受的教育。当她毕业返回家中的时候，发现在那座三层、五间卧室的皮尔斯的家里的生活依然如旧，尤其是那一处由两个中国园丁细心照看的花园和人工池塘。

芭芭拉，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她与父母一起，过着当地居民同样平静的生活，被社会接受，参与“市民公益”，比如像在某些街道上维护秩序或者整理装饰，在公共场所做花篮，在当地图书馆做义工，组织桥牌比赛，为慈善事业筹办高尔夫球赛，带领儿童们去卡文顿小姐的舞蹈学校或者马努兴岛俱乐部上网球课。

1945年1月的婚礼之后，乔治·布什一家就搬进了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爱德华兹大街281号的一所小房子里。乔治继续着他在耶鲁的学业，年轻夫妇俩期盼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出

生。在 1946 年 7 月初一个温暖、湿润的日子，芭芭拉·布什的母亲带给自己的女儿一剂蓖麻油，希望能减轻分娩的痛苦。这样，根据康涅狄格州卫生部人口动态统计局的要求填写的医院官方文件记载：这家人是 1946 年 7 月 6 日半夜 12 点 30 分办理的进入纽黑文医院的入院手续。上午 7 点 26 分，由医生玛格丽特·泰勒博士负责接生，乔治·沃克·布什终于诞生了！家里人叫他小乔治或乔奇，有时还会不高兴地提醒陌生人他不叫“幼小的”乔治或乔治·布什第二。

当天的《纽黑文晚间记录》头版登出大字标题：“新任教父小威廉·豪”。一个新英格兰人，波比从安道尔到耶鲁的老朋友，成了小布什的教父。波比在二战结束返回耶鲁又开始打一垒的时候，豪已经是右侧场外狙击手了，豪十分乐意接受老朋友波比的请求，他当时就觉得，并且以后若干年一直都认为，这个男孩长得酷肖其父。

在纽黑文的家中，同时举行了洗礼仪式和草坪聚会。不久以后，这家人搬到了另一栋公寓，那是位于希尔豪斯大街 37 号的一处豪宅；他们相处融洽的隔壁邻居是耶鲁校长查理·西摩。布什的耶鲁同学和布什一沃克家族的成员都跑来看望新生的小宝宝。

战后，骷髅与白骨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除了在为数有限的情况下，它已经转化为一个商业网络——一个准备充分的大型投资资本来源和股票购买咨询及经纪业务的消息来源。因此普雷斯科特·布什再一次与尼尔·马龙——他的朋友和后来的社团成员说上了话。

布什经常认为马龙是他们的耶鲁同学中最优秀的人，“一个非常能干的家伙”，并且他点名由马龙负责翠色工业的领导工作，这是一家由布什家和它的投资者们控制的大型石油联合体。马龙是个“好人”——这可是布什家族词典中授予他人的

最高评价。是的，一个好样的、一丝不苟、沉默寡言地就把事情办好的人，普雷斯科特·布什经常如数家珍地称赞马龙的好品质：坚韧、忠诚、有条理。

在二十多年里，普雷斯科特·布什都坚决地站在马龙一边："每次尼尔·马龙处理问题的时候，我都是他的主要建议者和顾问。"马龙几乎已经成为布什一沃克家族的一员了，他是一个受人信赖的家庭投资的建议者和经营者。他还说，有一份在国际钻塔和设备公司的实习工作正等着乔治呢。这家公司是翠色的下属企业，在奥德萨、德克萨斯……在二叠纪盆地的精华地带，在德克萨斯石油汩汩奔涌的新聚宝盆的神经中枢，到处都有它的影子。

到了 1948 年，翠色售出了世界上最多的便携式石油钻井设备。马龙有一个计划：如果波比携妻带子搬到奥德萨，就可以让他在石油行业的各方面大显身手了。当乔治将这个消息透露给芭芭拉·布什的时候，她回答说："我一直向往着住在得克萨斯的奥德萨。"

揣着 3000 美元的本钱，开着一辆红色斯丢德贝克车，1948 年春天乔治从耶鲁毕业后的第二天就赶往了西得克萨斯。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孤身寡人前往得克萨斯——他随身附着一张完完整整的布什一沃克家族看不见的关系网呢："倘若我是一个心理分析家，我可能会得出结论说，我试图不去跟父亲竞争高低，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一点自己的事。我之所以要呆在得克萨斯，并不是想要靠艰苦奋斗发家致富。从纽黑文到奥德萨，仅仅意味着我从大学毕业的那天起，就完完全全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

他的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在一星期之后，坐了 12 个小时的螺旋桨飞机也赶到了。在奥德萨，阴天的乌云有时仿佛肮脏的飘在空中的烟灰缸。空气是不流通的，还带着一股厚重的石油

的苦涩味。那里几乎没有花草，更谈不上树木。土地是未经开垦的，一望无际。这里的寂静使得每一次沙暴最终降临时，都显得惊心动魄，仿佛一道由棕色沙尘构成的无声的天幕，从沙漠的表面直升入云层深处。

布什一家搬进了坐落在奥德萨东 17 街 1519 号的一处只带一间小卧室的复式公寓里。他们拥有整个街区惟一的冰箱，还要与一对从俄克拉荷马来的码头的夫妇——维尔塔·瑞和杰克——共用一间浴室。这对夫妇搬走之后，代替他们的是一对一起卖淫的母女俩。她们除了零星干点活外，接了不少嫖客。

当时，有一次干活的时候，有人想打听一下布什是不是读过书。

布什回答‘耶鲁”。

那人却说他听也没听说过。

在西得克萨斯，位于距奥德萨中部地区 80 英里的瑞甘地区的圣丽塔 1 号油井喷发了。当这口油井进行首次钻探的时候，一些天主教投资者嘲笑了一阵，还用这个在传说中代表不可能发生的事的圣徒的名字命名了这口油井。就在这口井被命名为不可能的时候，它的顶部突然变成了一层振动的、莎乐美油膜。这口井真正地开发了中部地区以及西得克萨斯其余的无边无际、空阔荒芜的地方，并为早在 20 年前就已经炒得沸沸扬扬的关于该州东部地区富集石油的说法增添了新的话题。

恰恰是这位不可能圣徒，不断地使一个信念能够在西得克萨斯这块土地上经得起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圣丽塔 1 号井促成了这种不识之无、干惯了粗活儿的农场主出身的油田地产主和成万上千温文尔雅、手无缚鸡之力的耶鲁、哈佛、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的毕业生之间强制性的丑陋粗鄙的联姻。他们从东海岸带来了资金，并把自己的命运和美国一个最荒僻的地方连在了一起。

随着时间的流逝，像圣丽塔这样鼓舞人心的事越来越多地从奥德萨中部传来。这里成了二叠纪盆地中一个 20～30 亿年前的古死海的地理中心。米德兰成了臭名昭著的股票操盘手杰·高德的得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的滑铁卢，并第一次被称为中途岛。其实它只是一个在沃兹堡和格兰德河之间的中停点。

受石油的刺激，米德兰成了当地生意成交和对投资者最便利和最集中的地方。大家都希望从林立的油井里获利。于是饭店建起来了，合同签订了，公司的总部搬来了，井架边与石油有关的一切都运转起来。俯瞰着这一切的是非同一般的 12 层高的豪根大厦。这是一座棕黄色的摩天大楼——米德兰的象征，是 1929 年由一位蒙大拿的前参议员建造的。

奥德萨，是更靠西的一座姊妹城市。它渐渐成为一座油田工人的城市。他们在那里建起批发商店，他们的焊接铺，和蓝领工人们所需的一切……在那里，码头工人，油井修建工和铺管子工搬进了被客气地称作“人造窝棚”的住宅里。奥德萨是西得克萨斯的玩命苦于才能勉强糊口的苦役营、酒坛子和妓院的大杂烩。

但是在奥德萨，任何一个抱有一点点东海岸企图的人，都会从 20 英里之外趋之若鹜地吃着白面包、乘火车来到这里——米德兰的白领世界，即使这里有人从事非法的烧酒生意。

每个人都知道这句口号：在奥德萨立业，在米德兰成家。

芭芭拉·布什在适应环境、照看孩子的过程中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发现在西得克萨斯的某些地方……像东部一样充满了歧视。”1949 年的春天，这家人临时性地随翠色一起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年长了几岁的乔治·布什已经担任了公司的销售员，负责推销钻塔，并且每周还得出差到一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去。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这家人在加利福尼亚南南北北地来回搬家：先到威梯尔，然后是文图拉，接着几个月住在皮

尔泡因特小旅店，随后又到了贝克斯菲尔德，最后是坎普顿一所窄得像盆子的房子里。而在 1949 年圣诞节前五天，第二个孩子诞生了——宝琳罗宾莎，这是为了纪念芭芭拉的母亲，她不幸在后来的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家里人一般都叫她罗宾。

又过了几个星期，这家人终于搬回得克萨斯的米德兰—奥德萨，定居下来。

一天在乔治之家饭店，当波比穿上一条百慕大短裤去取牛奶的时候，饭店里的人指指点点。要知道，在西得克萨斯，男人是从来不穿短裤的。波比从此牢牢地记住，以后绝不能再当众露出大腿。他也发现了一处能有供儿子玩耍的新家，那地方在北米德兰，特别荒凉的一块，人们都管它叫东部鸡蛋路。

这块地方紧靠着一片烤焦了的烂滩地。偶尔来一场淅淅沥沥的毛毛雨，就能把这儿变成一摊填满了烂泥汤子的沼泽地。这块地里有一根九英尺高的量水位的九层标竿，看起来简直是一种讽刺，犹如在撒哈拉沙漠中部立起一块“禁止游泳”的牌子似的。一系列木质的有游廊的小平房里，每套房子都涂着单色的油漆，有粉红、绿、橘黄红和蓝色。每栋 847 平方英尺的房子都差不多，四组盒子似的窗户正对着， 20 英尺进深的一小块院子。这里没有树，所以这些房子看起来好像是从空中掉到沙漠里来的似的。东部鸡蛋路很快就被急着找房住的人填满了。这些人里有不愿意受约束的石油投机商、胡挖乱找石油的冒险家、由其它州的商号送到米德兰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和石油业务总经理。所有这些规整划一的房子里面都塞满了与当时的小布什年纪一般大的孩子。

在西得克萨斯的第二次石油繁荣期间，在二叠纪盆地里忙着铺高和拼凑简易街道的胡采乱挖者、石油经纪人和投资者心中都充满着一种思想：你只靠自己就能赢得这场游戏，政府只会袖手旁观。你必须做自己的生意，赚自己的钱，在地上“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洞”这事完全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钱，石油，简直到处都是，你要想得到它们，只要去找，只要往更深的地方挖下去。

20世纪50年代初，聚宝盆一样的石油管道溢得满满的，在东部鸡蛋路的家庭中流行着一种轻飘飘的信仰，那就是在这儿你有三件事可以做，而不像在盆地那儿只能做两件。在奥德萨立业……在米德兰成家……在这里钻洞赚大钱。

有时波比会带着小布什和他的小伙伴们去震耳欲聋的工地。一天夜里，在一次这样的旅程中，小布什和他的玩伴罗丹没有在小型货车里乖乖地睡觉等着波比检查油井，而是也偷偷地溜了进去。罗丹的祖父曾是世纪初的德克萨斯牛仔，跟小布什的祖父完全不一样。

在西得克萨斯，从小货车车厢后能听到的只有油田机器才会发出的铿锵声，无穷无尽的机泵起起落落的单调声响在夜空中传得更高更远。对两个孩子来说，从车窗玻璃向外偷窥，看到的仿佛是一个由管道、钻塔和灯光编织成的机械王国的梦境。

这里四处充满着更多的噪音和火光的刺激。它犹如是一幅油画。许多年后，罗丹回忆说：“当时的确有一次石油的繁荣，就像赢得了一次抽奖，但那绝不是真正的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那是一个风险企业，使用的是别人的资金。那是一种犯罪。但只要你赢了，你就是英雄。而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是个混蛋。你或者让人们发起来，或者你自己发起来……或者你自己毁了自己。”

“米德兰可能是他（小布什）第一次产生错误想法的地方。他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美国的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换句话说，凡是对经济有利的，也是对美国有利的。而事实上，所有人的机会和财运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真的。”罗丹说，但是他感到“对他们(布什家族)倒是真的。”

星期日，所有的人，像乔治·布什那样穿丝绸衣服、受过大学教育的“体面乞丐”和跟高等教育格格不入、到处乱啐烟叶、脸红脖子粗的工人，都要尽职地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第一卫理公会派的、浸社会派的、长老会派……的教堂。西得克萨斯这块难以接近的地方是如此窄小，以致于人与人之间根本无法回避。他们对事物的评价标准是一样的，他们聚会的地点也是一样的，大伙总是互相碰见。每件事都是相互联系的，每个人都是相互联系的。

投资者需要地产主，而地产主又需要砸地挖井的人手。 到了星期日，这些人，这些不寻常的成员，在同一个星期日的夜晚，都将聚会在牌友俱乐部或黑猫帐篷或其它什么地方喝杯啤酒或者从自动电唱机里点上一曲鲍伯威尔斯和得克萨斯花花公子。

而在其它日子的早晨，每个人，无论是粗俗的工人还是体面乞丐，也会平静地与他们的家人聚会在“教堂”里、饭店里或位于那座建在沙漠中的拥有 6 层高、250 间客房的饭店的咖啡馆里，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嫩鸡蛋，无意识地拨弄自己的烤面包，凑在一起喷云吐雾，或者在兄弟关系上扯得更近一点，谈谈惟一值得关心的事情——深深的聚宝盆。

这种在二叠纪盆地中 24 小时不间断的渴盼不仅仅是想要公司而是必须要有公司。但好像求告无门，这几乎完全是靠出身的，每个人，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会倾向和承认这一点——甚至是像布什一样系领带进第一卫理公会教堂的人，包括奇怪的罗马天主教徒，都去和布什家族结交。

在五六十年代，流传着不少油画家拼命巴结要给最新的百万富翁和他们的家人作画的传说。还有一个米德兰乡村俱乐部，奇迹般地开始在沙漠上种植草皮。这些魔术般神奇的绿草像地毯一样铺滚在被炙烤的大地上，然后就是发了疯的灌溉、

灌溉、灌溉，直到草根扎入沙子——绿草也就到此为止，但最终还是改变了沙漠的面貌，使它看起来像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毡面的桌面。但这显然已是过度的豪华。

真正骄奢淫逸的事情有时恰恰发生在令人意想不到的最现代化式样的住宅紧闭的大门之后。这些住宅都被建成朝向米德兰的西部——最现代化的地方。好像是有预谋似的，那些新近抖起来的暴发户们都把自己的房子较着劲一栋挨一栋地建在系湾街、辛克莱尔街、哈佛街、耶鲁街和普林斯顿街上——所有那些由带有工业化色彩的煤渣墙环绕的清一色的砖头矮装饰墙，看起来实在不起眼。可是这些墙里边，可说不准能看见什么：25000美元的貂皮外套胡乱地摊了一堆；最稀有的装饰品——北极熊、灰熊和用象足制成的垫脚触目皆是。

若干年以后，一个从二叠纪盆地边缘传出的词，都会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仿佛什么一位下了决心的石油大亨正在资助探测打捞泰坦尼克号啦，什么发现大脚人啦，什么拍到了尼斯湖怪的照片啦等等。还有大量的人到肯塔基去收购赢得锦标的良种马的马驹并带回家。2万英亩的牧场，经常是该州境内最葱翠的地方，畜养着非洲直角大羚羊、野生猛兽，有些人说，在米德兰有一间顶篷极高的房子里还塞着长颈鹿。

一天，在后院的烘烤会上，大布什与奥佛比正在交谈。后者是得克萨斯大学的毕业生，1947年搬到米德兰干上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地产出租经纪人的工作。奥佛比隔着一条没铺过的土路住在对面的406号，他和妻子在布什夫妇需要人手的时候，照看过小布什。当时这两个男人正在谈论关于建立他们自己的石油公司的可能性。

成百上千的人都在开始建立自己的石油公司。布什告诉奥佛比，他已经从东北部筹到了资金。他和一些亲戚通了电话，尤其是一个与华尔街有着很深渊源的舅舅，赫伯特·沃克，已

经同意与几个来自伦敦的朋友一起，出资 30 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普雷斯科特·布什也答应投一笔钱，大概能有 5 万美元。1950 年，布什—奥佛比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决定从事买卖二叠纪盆地钻井特许权的业务，并在米德兰县法院街石油大厦设立了办公室。

事情说起来也很简单：布什一奥佛比买进与别人计划钻探的地区相邻土地的采矿权。一旦那家公司真的钻出了石油，相邻土地的采矿权的价值自然要飙升。波比马上把更多的时间从小布什身上转移到了商业旅行上……现在到了你要竖起耳朵的时候了，现在到了你每天必须要跟 50 个人交谈的时候了。他经常外出好几个小时，试图促成某件事，或者去会见某个人……跟切莉谈谈，她在法院干了 48 年，专门处理所有的书面材料和记录，是个对该县的各种情况全部知晓的公务员。她知道是谁正盯着城北的土地，她也知道谁对沙漠里的一些事情最有发言权。

与此同时，波比还得在第一卫理公会的周日学校教导小布什的朋友们。他召集小布什的朋友们的父亲，并努力劝说他们支持共和党。在不断扩大的东部人群体中，小布什的父亲是最突出的，他显然也是与当地的得克萨斯人进行联络的最佳桥梁。得克萨斯人仍然是那么疑神疑鬼——有时甚至是刻薄到像所有这些腰包鼓鼓的人类学家和埃及学家似的，跑到这儿来要挖走这沙漠中惟一资源的北方佬。

大乔治加入了当地的癌症委员会。他还负责领导商会，并协助草拟米德兰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文件。当然，他还要在周末与其他耶鲁俱乐部的成员一起打网球，随时准备上网，有时还要带上小布什。另外，还有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要提一下，他也是布派——布什家族的朋友——小克莱格，他是 1950年 8 月搬到这里的耶鲁生，但也十分喜欢打高尔夫和打

猎。

克莱格刚来的时候，有时还对米德兰乡村俱乐部的状况有些不满：它的生硝地网球场，它的九洞戏玩法，它的小厨房，没有唱片的留声机。一天，克莱格还在米德兰凤毛麟角的几个公园之一里散步，碰见一个人解了狗的脖套遛狗。他竟然发疯似地吼出了在西得克萨斯从没听说过的一个词：“你给我拴上这头野兽！”

结识布什一家对他来说是个幸运，他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遇到他们全家的那一情景；他一直能生动地描绘出“乔奇”4岁时的样子，描绘出他“小手紧紧握着婴儿车，让他的妈妈，芭芭拉，推着他到处走……罗宾只是待在婴儿车里，乔奇却是紧紧握着它。”

像西得克萨斯的许多人一样，克莱格叫乔奇的爸爸大乔治，并且逢人就说，布什一家是二叠纪盆地中最早搬来的北方人家庭，而大布什“总是担当橄榄球队中的四分王，他总能马上掌握局面，而且显而易见，无论是在我们的圈子里面，还是论社交能力或智力，他都是优秀的”。

大乔治能轻松地回忆起所有的那些人名——必须给他们寄圣诞卡的——看起来仿佛囊括了从大春街到西俄亥俄所有街区的每个人。必须带着孩子们去拜会米德兰社区剧院的基金发起人，参加各种向他发出邀请的委员会，在牧场与身边的每一个人打招呼。布什家的后院里总是举办汉堡和露天烧烤晚会，和各种各样的人围聚在烤架旁谈论石油方面的事。倘若不谨慎把一块肉饼掉到了沙地上，大乔治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它捡起来，吹干净，然后咧嘴一笑：“给孩子们吃呗。”他还要参加第一长老会派的执事会议。

在闲暇时间，他、芭芭拉和小布什还要参加米德兰纪念医院和社区公益活动。而芭芭拉，当然还得负责领导众所周知的

青年女子联盟和米德兰服务团。另外，她还得不断地接收她的纽约等地的亲戚们寄来的大包小裹。这些体贴入微的亲友们把各种美味食品、日用杂物和其它想得到的东西统统地寄到这个在他们心目中的蛮荒之地西得克萨斯。

到了 50 年代中期，米德兰有了 3 万居民和 215 家与石油有关的商号，其中不少都是些赤手空拳的个体户。这些身穿白色套装、系短粗领带的商人，只要一睡醒就跑去折腾方圆 200 英里范围之内的农场主的门。这些人里头有地产商、合同贩子和中间商，在米德兰长大，小布什是躲不开地产商的。

他们老是赖在那儿。有时他们在东部鸡蛋路，扎成小堆儿窃窃私语。一瓶烈酒见了底儿，鼻子就能比大多数吃石油饭的人闻得更远。要是有年轻姑娘路过，他们还会恭恭敬敬地摘下他们的达拉斯公司精制的、花花公子式的前边外带两英寸镶边的浅顶软呢帽，以示敬意。就是从这个公司传出了秘密的得克萨斯科技惊雷：“现在……我们的皮革……竟然能……防……汗……绝对不会让帽子粘在您前额的伤口上。”

地产商就是那些跟地理学家在一起混的商人，变着法儿地要问出哪有石油，然后成小时成小时地泡在米德兰县法院里，试图搞清楚没有标志、没有栅栏围住的沙漠里一块块零零碎碎的荒地的所有权归属。地产商们费尽心机地诠释那些手写的文件，企图找出某个人，倘若真有这么个人的话，对沙子下面的东西能插上一腿。这些地产商们把火力集中在采矿权的问题上：谁拥有它们，谁会出售它们——哪怕人家根本就没这打算。最后，这些地产商还会跑来，用不着你说，站在人家的门口，对天气、该死的沙尘和农场主的大孩子是多么可爱之类的话题尽情抒发上几场肺腑之言。

地产商不是口能说会道的超级说客，他们顶多为超级说客们点明哪一块云彩有雨。地产商也不是地理学家，他并不醉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